



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後學南城圭峰羅正校

知廣昌縣婺源余鑿訂刊

後學宗源濟裔孫三臺重梓

史論

元

都元帥張弘範卒

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無罪而滅之者陰譴尤重鍾會鄧艾致力滅漢然漢亡未幾會以反誅艾以讒死天道不爽蓋如此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一

宋室不競僻處江南正統相承百五十餘年矣其君雖微弱然周官九伐之目宋有其一乎元人怙其強悍俘其君滅其國而剪刈其民其暴甚矣張世傑陸秀夫不忍宗社之亡捧負二王而崇立之崎嶇閩海之間庶幾少延天潢之祀其志亦可憫矣為元君臣者割江南之地而封之俾奉其烝嘗如周之杞宋如宇文氏之後梁未為不可奈何汲汲欲滅之也方倪宙至燕世祖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是猶有不忍遽滅之意而弘範志在進取力請用兵於是自淮入江自江踰嶺窮追遠畧若馳韓盧而逐困兔必得之而後快使忠臣

義士死于鋒鏑死于滄溟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嗚呼何其不
仁之甚哉宋旣亡矣弘範自以爲不世之功子孫世享茅土
之封矣抑豈知天定勝人凱還之後身遽殞滅子雖幸免而
立孫爲亂臣所殺且籍其家而沒入其妻女亦足以報其滅
宋之酷乎嗚呼世之務逞雄心者亦可以少戒矣

許衡卒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
官我死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足矣

士君子不幸生于元之時趨然高蹈不立其朝可也然當世
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不自重者多矣如姚樞竇默之徒
固不足深責吾獨於許衡吳澄二大儒不能不爲之深惜也
或曰文中子不云乎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君也况元有天
下居漢唐宋之土撫漢唐宋之民而承漢唐宋之統君子出
爲時用庶幾少行其道亦何不可之有予以爲不然自古以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口口據中土若劉石符姚慕容拓拔宇文者雖不能大變其
俗然所以經國理民亦兼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然泯
絕也元有中國一循其舊俗已耳其所尊崇者帝師已耳其
所篤信者佛法已耳惡知所謂道哉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
而行顧不免棄亶端章甫之制循椎髻左衽之俗不幾於枉
尋而直尺歟音崔游不仕劉淵辛謚不仕劉石君子深有取
焉嗚呼孰謂大儒其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謚哉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宋養士三百年遭時變故以忠節自奮者蓋多有之然未有若文天祥之烈者也自其起兵入衛志圖恢復間關嶺海出入死生畧無毫髮怨悔之意至於兵敗身執拘囚燕獄臨之以威而不挫誘之以利而不動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其遺跡傳播後世雖莢童牧豎亦知其爲烈也前史謂天祥意廣才疎卒以窮死是殆不然觀其舉兵之初文武英賢皆羅致幕府而耕甿洞丁盡詣轅門請自效者以萬計非有撥亂之才者不能也及在行都陳分地建閫之策在真州與苗再成論兩淮合從之計才疎者有是乎天果祐宋則其策必行其計必用其功必可成矣彼陳宜中沮之於前李庭芝疑之於後蓋以天不祐宋故耳豈可以是歸咎天祥哉雖然成敗不足論論其所得而已天祥一死而其精忠大節耿耿然與日月爭光雖死猶不死也彼偷生苟免者至今人猶唾罵不已是不忍一死而繼之以百千死矣嗚呼自古皆有死君子尚思死忠之爲烈哉

徵劉因爲贊善大夫尋辭歸

蒙古氏據有中原綱常典禮隳壞幾盡真可謂濁亂之世哉
士生其間以博學雄詞著稱于世者不爲無人然求其潛心
於性命道德之妙而不牽於記誦詞章之習者鮮矣至於養
心怡性行其所學而出處進退粹然不失其道者尤鮮也劉
因生于濁世廼能知訓詁之末不足以盡聖之精而沉潛於
周程張邵之書力學以求其至焉視郝經姚燧之徒以辨博
爲長雄者奚啻什百而千萬哉至於被徵入朝擢官贊善遽
至老母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講道著書飄飄乎氛埃之表俯
視立袞赤舄之華不知爲何物也尤可謂賢矣始予讀其文
溫醇深厚有濂洛之典刑而得其所言及考其出處進退
之大節嶙然不污又得之所以行有元一代以儒名者多矣
然學行之醇且正者因之外殆不多見焉

桑哥薦盧世榮才能富國以爲右丞世榮旣入中書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

元有天下輿圖之廣戎馬之強遠邁前古至於君德治道則槩乎無聞其稍可稱者惟世祖而已然佳兵好貨崇信異端終不能變其故習也平宋之後所宜安民和衆以成嘉靖之治顧乃窮兵荒徼命阿剌罕擊日本命唆都擊占城命脫歡擊安南師旅之事無歲無之軍死于戰鬪民死于轉輸者不知其幾百萬仁君忍爲之耶阿合馬死而盧世榮繼之世榮誅而桑哥繼之立規措所置徵理司檢覈錢穀增多歲課割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六

剝之苦培斂之苛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恭儉之君殆不如是也至於尊崇帝師加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之號帝師所欲釋則釋之帝師所欲罪則罪之寫經設醮金楮酥密之費歲以萬計斯豈賢君之所爲乎昔魏孝文金世宗皆愛民息兵崇儒好學有漢文帝宋仁宗之風焉若世祖者考其所行有愧于孝文世宗多矣將欲紹休三五比迹漢唐其可得乎

以柔哥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
葉李在宋伏闕上書力詆奸相遂竄瘴鄉亦可謂忠直之士
矣宗社旣亡奸臣已死爲李者屏居田里終身不見可也旣
承召命陳誠固辭必不得已繼之以死以全其節可也而李
不然北面庭致位丞轄又阿附奸薦之爲相俾流毒于
中原之民其忠直之節掃地盡矣不亦可鄙之甚哉或曰李
之在宋未沾一命甫一上書遽加竄逐君臣之義亦太薄矣
國亡之後幡然改圖亦何可深責哉嗚呼謝翱一布衣耳不
忍背宋彷徨窮山陳瓚執政從子耳不肯臣服甘心屠戮况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七

李在宋嘗居國學而飽廩食矣宋社旣屋以身殉義固其分
也顧乃忘君事讎食其食受其寵而爲之宣力焉稍有人心
者忍爲之耶

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枋得之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自安仁之敗誼不臣元亡匿山
谷妻子囚繫不顧焉及天下稍定程文海薦之留夢炎薦之
魏天祐又誘而執之是三人者果何心哉文海夢炎則背宋
而臣 者也是猶婦人失身於人又爲媒以誘貞節婦也天
祐則獻計以煉銀者也欲求薦賢之名以蓋其貪虐之罪也
枋得視文海輩若將浼焉不惑於甘言不屈於怒態絕粒而
死以全其節而潔其身真可謂死得其所矣彼偷生忍恥者
其果不死乎雖死猶有餘辱若枋得者雖死猶不朽也枋得
遺書夢炎有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者欲求一
人如呂飴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亦不可得其譏之切矣夢炎
以狀元爲宰相旣不能如呂飴甥廝養卒以口舌歸其主又
不能如程嬰杵曰以忠智存其孤顧欲誘忠誼之士以羣處
蠻貊之庭不亦可耻之甚耶

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世祖崇信佛法無足深怪然楊璉真加者於佛之所謂律戒亦皆棄而不守不知世祖何以取之也夫佛之爲道清淨而無慾恬澹而不求慈悲而不殺彼楊璉真加者取其清淨耶則妾勝姬女充其房闈矣取其恬澹耶則金寶珠玉溢其帑藏矣取其慈悲耶則發宋諸陵及大臣墳墓剖其棺暴其骸攘其襖與聞而禍及九原矣是乃一劇賊耳使佛果有所謂剉燒舂磨之刑舍是人孰施哉今也罪惡旣彰人神共怒爲世祖者所宜代佛行刑誅其身火其居散其妻妾而沒其貲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九

產亦足以紓華夏之憤矣旣不能然又還其所籍且以其子爲行省左丞嗚呼何其惑哉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傳國寶之說昉于秦始皇五帝三王之世未有也始皇得和氏璧制以爲璽而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漢以來傳以爲寶以及後唐潞王從珂縱火自焚而秦璽已爲燼矣契丹滅晉所得者石氏所作之璽耳傳至延禧因金兵追急遺于桑乾河則晉璽已亡矣崔彧所得果秦璽耶抑晉璽耶以爲秦璽則焚于從珂矣以爲晉璽則沉于桑乾矣史傳所載不可誣也彧之所得安知非奸人僞造以希世取寵耶使彧所得果秦晉之舊物歟二氏享祚不永滅亡尤酷其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

璽不祥莫大焉又惡足寶哉而時君乃眷戀不已有若河圖大訓然噫亦惑矣契丹試進士至於有傳國之寶者爲正統命題是尤可笑也五帝三王不聞其有傳國寶也謂之非正統可乎劉聰石勒符堅嘗得傳國寶矣果可謂之正統乎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仁義者人君無形之寶也彼亡國之璽豈足爲寶哉

賜宋使者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而更二夫不可謂之貞婦仕而更二姓其可謂之忠臣乎宋之亡也士大夫仗節死義者固多然貪生失節者亦不少焉留夢炎宰相也事元爲尚書趙孟頫宗室也事元爲學士彼皆號通古今者也不知平日所學何事哉若家鉉翁者可謂不負所學矣鉉翁學專春秋其於君臣彛夏之分道義功利之辨講之明而信之篤矣故元師入杭也不署諭降之檄及奉使北行也不受敵國之官安置河間流離困悴曾無毫髮怨悔之心至其年踰八十賜號處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一

士遣還鄉里賜予金幣皆固辭不受矚然不染於塵而俯視膚敏裸將之士殆若沙蟲醜雞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者鉉翁有之矣彼夢炎孟頫聞鉉翁之風其類能無泚乎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宋以科目取士三百年間以大魁登相位者七人而已若呂蒙正王曾李迪宋祁馮京文天祥或以相業著或以剛直稱或以忠義顯皆足以爲科目重其爲科目玷者惟留夢炎耳當德佑初立敵兵長驅夢炎嘗以右相兼樞密督諸路軍馬矣又嘗以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守衢婺矣權位非不隆委任非不重也然元帥渡江旣不能督勵列闔北首迎敵及元兵攻衢又不能竭力固守遽以城降至乃立其朝受其官以榮名厚祿終其身所謂狀元宰相者乃如此豈不爲武夫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俗吏所嗤哉趙孟頫乃稱夢炎好謀能斷有大臣器嗚呼謂夢炎好謀耶不聞其出謀獻策以救國家之危謂夢炎能斷邪不聞其臨機制變以成敵愾之功至於阿比似道循默取容又豈大臣之道哉孟頫此言非特阿其所好也彼固背宗國而臣者宜其不知夢炎忘君事仇之爲耻也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而所相者皆國族然當是時勛戚之賢而可相者孰有逾於不忽木者乎蓋其生于世家而又從學於許衡得聞性命道德之要脩己治人之術故其立朝大節有可觀者非伯顏完澤諸人比也觀其諫安南之征陳弭災之道爭郭佑楊寬安之誅論西僧釋囚祈福之謬謬蹇然有古賢相之烈至於位歷顯要家素清貧其卒也賴上賜賻而後克塋則不惟當時諸相所不及視盧懷慎楊綰之清儉蓋無愧焉使世祖成宗置之相位推心而委任之則其啓沃君心董正庶職脩典章立法制釐弊政革汙俗雖未能媲美唐宋亦庶幾乎拓拔魏宇文周之風矣奈何置之閑散而不極其用也惜哉嗚呼有元一代不相漢人而相國族矣然國族之賢者又不得相焉而所相者乃奸貪兇穢之徒此元之治所以不若遼金也歟

元有天下先王之道委地矣無所用儒也儒者生于其時超然嘉趣考六藝之遺文究聖人之至道以成其身以淑諸人斯可謂賢矣然當時所謂儒者乃或仕于其朝以苟升斗之祿何其不自重也雖云志在行道抑不知吾儒所謂道者彝倫之理也禮樂之文也道義功利之辨也元之君臣有一於是乎立于其朝顧不免毀其規矩準繩而逐時好耳若履祥者真所謂道學之儒哉履祥之學得之何基基之學得之王柏柏之學得之黃幹而幹則親炙朱子而得其傳者也其學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四

固有自矣宋之將亡履祥絕意仕進屏居窮山著書明道羽翼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不食元粟不受元官視彼毀冠裂冕身既屈而道不行者果孰優邪元之世以儒自命者多矣潔身不汙如履祥者乃無愧儒之名也嗚呼賢哉

始定郊祀禮太常議祖配天之儀省臣曰宗廟已有時
享郊止祀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
也不從

先王祀天于南郊必推其祖宗之有功德者以配之商之郊
也配以契周之郊也配以稷稷契者或敷教以立民極或播
種以育民生真足以克配彼天矣漢之郊配以高帝光武唐
之郊配以神堯文皇宋之郊配以太祖太宗是數君者雖德
非稷契之比然皆有除暴戡亂之功配祀于天蓋亦庶幾焉
元之祖宗孰可以配天邪太祖起自幹離河雖戰伐之功遠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四

邁前古考其立國規模與冒頓呼韓無大相遠者世祖雖混
一區宇然制度風俗一循北荒之陋視符堅慕容雋且有歉
焉圖壇之嚴蒼璧之奠龍袞玉輅之縟麗炳蕭灌鬯之苾芬
顧使辮髮左衽者侑食于其傍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肯顧
歆乎故尊祖配天雖先王不易之制然與其配非其人不若
祀天于郊享祖宗于廟於禮爲宜也

哈刺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
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爲宜制可

宗廟之禮左昭右穆易世之後以次而升祔焉其祔廟也稽
諸典禮告諸先王親者不敢抗也疎者不敢抑也豈臣子所
得而私哉元之諸臣議祔廟之次一何瀆禮紊經之甚耶夫
順宗固成宗之兄也然成宗爲帝之時順宗北面而臣之矣
兄弟之倫私恩也君臣之分公誼也謂弟不可以先兄抑豈
知臣不可以先君乎昔魯用夏父弗忌之言躋僖公于閔公
之上春秋譏之以爲逆祀順宗成宗祔廟之次正與魯僖閔
之事相類夫僖公繼閔公而爲君躋之且不可况順宗未嘗
爲帝徒以子居天位而追帝之再祔之太廟也不可况可逆
其班乎然元之有國綱常典禮隳亂多矣豈獨祔廟之次哉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闔寺之官自古有之職在掃門庭執褻器守中門之禁掌女
官之戒而已雖有正直如呂強忠誼如張承業賜之以財可
也終不可授之以重任焉邦寧宋之闔豎國亡被俘因獲給
事宮庭歷事三帝寵任益隆至于武宗遂以爲大司徒且使
之兼左丞相位崇任重無以加矣夫司徒者敷五教擾兆民
在漢則三公之職也丞相者統百官均四海在周則冢宰之
任也是二官者非學足以知天命道足以翊皇極武足以戡
亂各文足以迪彝教不足以當之邦寧所以獲寵者便辟而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六

已矣慧黠而已矣經邦弘化夫豈所能哉今也以亡國之俘
奸闇之醜而兼掌治掌教之職猶爲國有人乎嗚呼出則巍
冠長劔當體貌之隆入則金璫石玉供使令之役褻名器辱
朝廷亦甚矣人主不可不深監焉

史臣論武宗曰帝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
大濫錫賚大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史臣之贊武宗謂其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爲斯言過矣元
之諸帝安於舊俗而不遵中華之法非一日也雖以世祖之
英武仁宗之恭儉無能改於其俗况於武宗視二君尤劣者
乎武宗在位四年無一善可稱者沙的伶人也以爲平章李
邦寧闢豎也以爲司徒敎瓦班番僧也以爲學士承旨它如
進鷹坊之秩爲二品畀西域賈人以虎符所溺者酒色所好
者遊吹斯豈有爲之君哉其所創改者不過置尚書省行至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七

大銀鈔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豈爲治之先務耶使武宗
果有志於創制改法則當召用名儒稽式古典正彝倫厚風
俗脩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革左衽之陋制雅樂以變傑價
之聲庶幾乎魏孝文金世宗之所爲矣顧武宗性質凡下豈
足以語此哉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它美不足取矣宋爲華彞之主三百餘年蒙古氏窮兇究武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是時忠臣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之臣激於義故也則凡爲之宗室者悼宗國之亡念祖宗之憤其含悲茹痛當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北首死敵以與孟錦與鞏同遊于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也頫乃不知忘親事仇之爲非不以下喬入谷之爲耻北面拜跪于其庭使人望而指之曰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六

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爲墟帝后北狩誰實爲之尚忍爲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爲誰而死而宗子頫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於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又何足稱哉

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陵兒哈的迷失上
章極諫帝怒殺之

自釋氏入中國時君世主靡然崇信未有卓然不惑者故其
寺宇極金碧之麗而宗廟不如也黜祠備水陸之珍而郊禋
不及也傾帑藏之財竭兵民之力弗忠諫之言甘心不顧焉
嗚呼何其惑哉若元之英宗則又甚焉英宗卽位以來不恤
歲飢不求民瘼不施善政而汲汲營西山之佛寺觀音保等
上章極諫遂寘極刑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且英宗崇飾梵
宇者其心靡他亦曰求福田利益而已佛果有靈宜其享祚
悠久也曾幾何時駐蹕南坡變生禁幄西天諸佛不聞擁護
之功列刹群僧靡有勤王之舉所謂福田利益果安在哉嗚
呼人主溺於佛法者察英宗之始終亦可以少悟矣

開經筵命平章張珪學士吳澄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
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經筵之設所以講聖學沃君心以爲修齊治平之本也所用
者必端良博洽之儒所講者必明德新民之要夫然後可以
涵養本原成就德器矣二帝三王之德與治所以不可及者
其大本蓋出於此也自漢以來人主留意於正學者寡矣况
於蒙古氏起自北荒以鞍馬爲家以射獵爲俗又烏知所謂
學哉泰定自藩邸入纂宸極嗣位之初首開經筵所用如吳
澄者迺一時之名儒其所進講者又皆政治之明鑑格心之
大訓斯亦可謂賢矣使是君也果能始終此心始終此學則
其所就豈不爲一代之賢主哉奈何崇儒不如崇帝師之隆
信道不如信梵唄之篤故終不足以成其德而推諸治也可

勝嘆哉

張珪等言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是皆時
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值且至十
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帝不從

古昔明王所寶者有六曰聖曰玉曰龜曰珠曰金曰山林澤
藪而大寶之位不與焉聖所以爲寶者以其能制議百物以
輔相國家也玉所以爲寶者以其能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
災也龜則足以憲臧否珠則足以禦大金則足以禦兵亂山
林澤藪足以備財用此明王之所寶也寶是六者則所謂大
寶者庶乎可守矣三代以降昏庸之君往往所寶非所寶者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晉以垂棘之璧爲寶魏以照乘之珠爲寶趙以和氏之璧爲
寶而不知是迺玩好之具也豈國家所當寶哉元有天下舟
車通乎八極外國之珍若珊瑚瑪瑙西珠北珠之類流入中
國上之人眩於耳目而好之下之人承其風旨而進之於是
搜索奇異以獻闕庭交通閭豎以邀厚價故一分之珠賜錢
萬緡一寸之石給銀數錠嗟夫是物也不可以克饑不可以
禦寒不可以濟國用徒足以迷心敗德而已豈所謂寶哉元

之諸帝溺志于此故金幣之積克仞于黠商奸豎之家而府

庫日虛心志日蠱所謂大寶者日危矣豈非萬世之大監哉

八月丙戌明宗還次旺忽察都皇太子圖帖睦爾入見
庚寅明宗暴崩

明宗暴崩于行宮世以爲圖帖睦爾弑之也愚嘗考文宗之
始終而推其心竊恐弑逆之事出於史氏之誣夫明宗文宗
皆武宗之子自武宗之崩歷仁宗英宗泰定之世兄弟皆南
瀕於危殆者屢矣一旦重會行宮必將握手歔歔悲懼交集
自丙戌至庚寅纔五日耳豈至遽萌逆心哉借曰文宗急於
自取忍于弑兄不可以常情推是不然當燕帖木兒舉兵之
初明宗遠在漠北文宗已據大都而正位號矣使其詔告宗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王改封其兄而止其來南顧不易邪然文宗遣使奉迎讓以
天位而退處東宮是未嘗有利天下之心也豈有大事已定
人心已安廼急於爲帝而弑其兄乎且自昔弑君篡國者慮
貽後患必勦其種類而後已故齊之篡宋也盡滅劉氏之族
蕭鸞之篡齊也悉誅高武之胤使文宗果弑其兄獨不念兄
子旣立將復其怨乎然文宗將崩捨其子而立寧宗旣崩弘
吉刺后又捨其子而立順帝獨不慮後患耶由是推之明宗
之崩決非文宗之弑也然則順帝何以謂文宗謀爲不軌使

明宗飲恨而崩乎曰文宗嘗詔天下謂順帝非明宗之子順

帝既立追忿前詔而佞臣又從而媒孽之故加文宗以弑逆之名撤其主廢其后而殺其子史臣既不能辨又因而實之
史文宗須謗于萬世嗚呼冤哉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

三年之喪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惡有親喪未終釋苴經之慄而纓弁冕之華哉不幸遭時多艱迫於君命亦當審度其宜而處之

交侵疆圉孔棘則墨衰以從戎事可也內訌外叛宗社將傾則抑哀以紓國難可也舍是則守經而已矣自漢以來有奪情起復之制於是張九齡起復而爲相矣馬光祖起復而興兵矣張茂昭起復而尚主矣士大夫玩常習故不以爲非其懇辭不起如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四

富弼劉珙者蓋不多見焉况至有元典禮蕩然親存無省覲之期親歿無丁憂之制而忘哀作樂食稻衣錦者接踵于時宜夫陳思謙言此以警有位者也嗟夫三年之喪未足以報其親也三年之喪猶不遂服則視其親猶路人耳士君子遭親之喪而有起復之命則必外度其時曰國有門庭之寇歟朝有睥睨之奸歟宗社有机樞之患歟無是三者雖有君命不敢從也又必內度諸己曰吾之德足以尊主庇民歟吾之材足以靖難遏亂歟吾之出處足以繫天下安危歟無是三者

雖當其時不可起也必不度其時內不度諸己而冒金革

之名以私利祿之實是烏烏之不若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五



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妥懽帖睦爾非其子遷于廣西
之靜江命奎章學士虞集草詔播告天下及寧宗崩皇
太后曰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也於理當立乃遣闕里
吉思往迎之

順帝生于沙漠世莫審其所自出或以爲宋帝昺之子也聞
人余應有詩紀之其畧云帝昺降元世祖封爲瀛國公俾尚
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于帝師遂居漠
北其後明宗逃居沙漠行帳適與瀛國公相近締交甚密一
夕明宗方寢聞瀛公帳中有笙鏘聲問其故乃嬰兒始生而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帝也明宗知其非常人遂乞歸養爲子妥懽帖睦爾是也詩
之所言如此考之元史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太子非我子
遂命虞集等草詔告天下及宗室諸王蓋必有所據矣不然
文宗舍己子而立兄子何獨忌順帝而偏愛寧宗邪故老相
傳世祖取江南之時有水竭火生之謠蓋元以水德王宋以
火德王是則繼竒渥溫氏者實趙氏之遺裔也嗟夫世祖百
戰取宋感之於錢塘殲之于海上將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曾不知宋滅未六十年而天乃以宋之裔陰篡元之統
矣是豈人力所能爲哉世之欲滅人之國以利其子孫者亦

可以自省矣

天下相仿類用微里故本以之補也

元主取士首人之法見於周官禮記者詳矣自漢以來有老
少之舉之選下明經進士之科有賢良方正之舉然惟進士
科得人為最盛名臣碩輔聲光照映竹帛者大抵皆由科
目進也蒙古有國不立取士之法其所用者皆取於省臺那
縣之按史典所試宣差知印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七



宋公也子而立兄子何須

世祖既江南之時有本場火生之禍益元以水德王宋以
德王是則愈奇渥溫氏者實趙氏之遺裔也噫夫世祖有
取天威之於我焚燬之手海土將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
也曾不知宋滅未六十年而天乃以宋之裔陰篡元之寶
而以自肯矣

詔罷科舉丞相伯顏用徹里帖木兒之議也

先王取士官人之法見於周官禮記者詳矣自漢以來有孝弟孝廉之選有明經進士之科有賢良方正之舉然惟進士一科得人爲最盛名臣碩輔聲光照映竹帛者大抵皆由科目進也蒙古有國不立取士之法其所用者皆取於省臺郡縣之掾吏與所謂宣差知印通事之流耳其間固有豪傑繇之而進者然士之有志節者終懷慙而不肯就蓋耻其名也仁宗在位始詔以科舉取士歷科所得如黃潛歐陽亨之文章張起岩馬祖常之器識李輔余闕之忠節進士如此亦何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負於國家也哉設科未二十年遽以伯顏徹里之議而罷之彼伯顏徹里者之無識者也知有掾吏宣差知印通事而已耳豈知儒者之可貴乎夫二人欲罷科舉者不過爲供張之盛與進士妨選法耳科舉之供張未若僧道醮祠之費也進士之入選未若雜流補官之多也不罷彼而罷此尚爲知類者乎書之簡冊徒以遺臭萬世焉耳

帝以世祖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
元元年

建號紀年自秦以前未有也年號雖古所未有然在後世則
不可廢焉蓋古者民俗淳官政簡案牘無檢覆之繁雖無年
號可也至于後世奸僞日滋官政日繁文書盈於几閣非有
年號以別之則歲月昏亂黠吏爲奸將不勝其弊矣順帝欲
祖述世祖仍以至元紀年亦可謂有志矣然年號襲舊則文
案所紀者不知爲前至元乎爲後至元乎檢覆之際奸僞百
出其害可勝言哉且順帝果欲追紹祖烈亦惟法其所行而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无

已何必區區襲其年號乎世祖在位其用度也約其責罰也
明其賦歛有制其畋遊有時擇才以任官原情以斷獄儒者
雖不究其用然許衡玉磬之徒咸見尊禮南人雖不以爲相
然程鉅夫葉李之屬皆在要位此其所以致至元之盛也若
順帝則不然奇后專寵于內而用度日侈矣伯顏擅政于外
而賞罰日紊矣賦歛無藝而竭其衣食之業畋遊無度而妨
其耕穫之時用舍失宜而在位者多愆庸刑罰不當而伏鑽
者多寃濫曷嘗有一事克繩祖武哉嗚呼襲其號而不踐其

實徒啓弊端而已謂之善法祖可乎

徐壽輝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元有中國垂百年及其亂也儒臣秉節而死者甚多若李黼李齊余闕泰不華其忠義尤表表然論者謂元主中國際先王之典禮壞中華之風俗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受其官已非義矣及其傾危又爲之扞衛而不恤其久汙華夏也是亦黨耳豈得與死節者比哉崔杼之亂左右爲莊公死者七人而不得與孔文荀息並書于春秋以爲死非所當死也余闕泰不華世居漠北爲主而死當矣若黼與齊則中州之士而先王之遺民也區區扞衛疆圉爲之效死是亦石之紛如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輩耳何足取哉愚以爲不然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者當謹於納幣之先知其家之逆亂勿嫁可也仕者當審於委質之始知其國之昏濁勿仕可也旣成夫婦矣適以門戶衰薄而反目焉不可謂之義旣爲君臣矣適以國家阽危而改節焉不可謂之忠元有天下士不幸生於其時者潔身於風塵之外高蹈乎大山長谷之中玩聖賢之遺經以求其志以淑其徒斯無憾矣旣欲隨世以就功名矣其安也則寵其名位其危也則委而去之是夏侯令女所不爲也會謂大丈夫而爲之哉故責黼與齊者當責其不能審於委任之初不當責

其死於危亂之際

丞相脫脫事君始終不失

臣節惟恐於科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顯帝在位所命為相者幸皆貪庸懦懦之徒彼善於此者惟

脫脫耳觀其秉大義以黜伯顏解相位而蓋阿魯圖始出師

而以城之盜卒再出師而高郵之賊窘其所是也其時

大臣皆相與進退外則遇士日以內則所視日虛幸而外

臣者雖行廉潔而庸庸無能而委任之雖不能收其功

而之禍亦靡乎及是歲八月未遑亡也乃信說而殺之是

異病者氣自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輩耳何足取

始於納賤之先知其家之亂亂也他日者當於其

始知其國之昏亂也夫婦矣是以門戶衰

不可謂之愚死有天下士不幸生於其時者

外高爾乎夫由長谷之中元聖賢之遺經以承其志以淑

徒斯無憾也然欲隨世以化功名及其父也則龍其名位

其及欲食曠之烈

其及欲食曠之烈

者言責其不能處於委任之初不當負

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
臣節惟惑於群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順帝在位所命爲相者率皆貪庸憍悍之徒彼善於此者惟
脫脫耳觀其秉大義以黜伯顏辭相位而薦阿魯圖始出師
而彭城之盜平再出師而高郵之賊窘其所建立非碌碌者
當是時群雄並起外則疆土日蹙內則府藏日虛幸而材器
可倚者猶有脫脫焉使順帝推誠而委任之雖不能救其必
亡之禍亦庶乎少延歲月未遽亡也顧乃信讒而殺之是何
異病者氣息奄奄而又戮巫咸逐扁鵲以自速其死哉或曰
脫脫可謂大臣歟曰可謂能臣矣大臣則未也古之所謂大
臣者親正直遠讒邪不賞私勞不報私怨夫然故足以尊祖
而庇民脫脫則不然太平之正直則忌而逐之汝中柏之讒
邪則惑而信之哈麻以營護之力而引居政府別覓怯以中
傷之怨而斥居外藩是豈大臣至公無我之道哉雖其死不
以罪君子哀之然迹其所爲亦有以來讒賊之口也愚故備
論之使後世命相者當知棄瑕而錄功爲相者當知忘私而

初太子之奔太原欲援靈武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不
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
禪位擴廓未至京三十里卽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
元之亡也豈獨群雄並起而逐之哉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蓋
有力焉夫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撫軍監國而已爵德官能出
師決獄制在君父夫豈敢專耶順帝雖曰昏亂失道然自太
子言之以親則父也以尊則君也彌縫其闕將順其美使政
出君父而已無與焉斯善矣顧乃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竊取
其生殺廢置之柄欲迫脅而奪之位是乃身爲叛亂者也彼
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之屬又奚責焉竊考太平之死老的
沙之逃孛羅之反擴廓之貳皆以得罪太子故也求其所以
得罪者以太子急於受禪而諸臣不肯順旨焉耳嗚呼何其
不思邪旣爲太子矣天位舍我誰適哉方是時豪傑盜起土
宇瓜分荆江之剝夷未已汝穎之烈醖方炎灤陽之宮闕已
焚燕趙之榛棘日茂君臣父子協心戮力以遏亂畧以戢克
渠尚懼不足以圖回天命也今乃視君父猶土梗欲撤而據
其位焉用心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何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序

周禮集註序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甚者或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一 以爲戰國陰謀之書或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嗚呼使戰國有是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是學尚可謂之漢儒哉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心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篇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忘也何必以千金購之胡爲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六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註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喬新自幼讀是書況潛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

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
家之論定其屬正訛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
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註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
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
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
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
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蕞絀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
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况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
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春秋左傳擷英序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息上自王朝下及列國外至荒服之邦凡發於辭命見於應對者皆燦然成章其氣象雍容而不迫其文詞溫雅而不熨如錫鑾和鈴周旋交衢之間如藻率鞞鞞陟降明堂之上蓋文武成康之遺化猶有存者而其大夫君子皆習於禮樂之教明於道德之旨故其言語詞章寢寢乎上薄典誥下軼秦漢有繇然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觀左氏所述則成周一代之文亦可槩見已予少讀昌黎河東二家文愛其敘事峻潔摛詞豐潤及讀春秋左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氏傳乃知二家之文皆宗左氏如韓子田弘正家廟碑董晉行狀柳之封建論梓人傳玩其詞而察其態度宛然左氏之筆獲也予因慨然曰有志學古者左氏不可廢迺日取而讀之挹之而愈深追之而愈不可及薄宦四方它書不暇挾而嘗與左傳俱蓋未嘗一日釋手及奉命飭邊備于代北出入亭障間固不能挾書而檄牘旁午雖有書亦不暇多讀也間者弭節雁門邊烽稍息夙好未忘假左傳於學宮錄其尤可愛者百餘篇釐爲三卷題曰左傳擷英加以批點藏之巾笥以便觀覽庶幾足吾所嗜焉雖然言者心之聲也春秋之世

大夫君子有禮樂道德以養其心故其出詞吐氣皆自然之
文不得其心而徒操瓢染翰以追其跡雖曰逼真亦猶優孟
之似叔敖耳是又學古者所當知也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四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定補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棄鷺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架獲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聞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

格高口徐察其憂愁鬱邑纏繞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

復其辭不能自己顧書坊舊本剝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
學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汴臺公暇與僉憲吳君源明論朱子
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
其譌補其缺命工鐫梓以傳旣而以書屬子曰書成矣子其
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
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
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
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
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賢之
文蕭公文集 卷九 六

格言使放臣屏于吟呻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
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淒然興感而廸其倫紀
之常哉此聖賢剛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
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虫篆刻
之末矣

宋論序

古之作史評者多矣若遷固之論讚司馬文正公之治鑑蘓文忠公之志林致堂胡公之管見尤所謂傑然者也遷之詞雄健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固之詞奧雅而予奪或鑿於公議君子不能無憾焉求其議論英發可以定前古之邪正俟後聖而不惑者惟司馬蘓胡三君子而已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永新劉文安公之宋論其殆度越遷固而無媿於三君子者歟公博極羣書尤究心史學間讀宋史取其治亂興衰之大者辨其是非評其得失而著此論凡二十有八篇如論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七

陳橋之變以爲本於太祖之素心論金匱之書以爲出於太宗之假托元符之獲秦璽則謂踵天書之故智女真之亂中華則謂兆於金人之妖言它若引斧斲地之疑屈巳和戎之辨皆先儒所未發真百世不易之至論也公爲此書不輕示人余曩爲秋官郎嘗謁公于私第公出示十餘篇予讀而愛之固求錄焉公笑曰此吾未成之書所見亦多未定之見也姑置之它日書成當以示子公歿其書始出予乃得而細讀之其持論正其予奪公其詞瑰麗而可喜如老將用兵指麾

進退動合節制如哲匠運斧橫斜曲直悉中渠度又如老吏

獻獄逮訊論報而未發之隱難知之情洞然而莫遁也予知此論可與治鑑志林管見並傳無疑矣後世有續紫陽綱目而稽合諸儒之論者於公此書必多有采焉南臺副都御史淳安胡公謂此書有裨世教而學者多未之見屬按察使洪公士直刻諸梓洪公乃僦工重刻于閩臺以廣其傳而命予序之公之履歷都憲吳公序之詳矣予奚庸贅第述此以見宋之是非得失待公之論而定公之論又待胡公洪公而傳也

百將傳續編序

古之言兵者莫詳於孫武凡山林沮澤之形戰守攻圍之法
窺敵用間之深謀批抗擣虛之奇略莫不具載于三十篇而
漢唐以來爲將者用之則勝遣之則勦未有能出其範圍者
殆猶醫之有方奕之有譜耶宋東光張預公立取歷代名將
用兵制勝有合於孫子者編次爲百將傳蓋武之所論者用
兵之法而公立所傳者用兵之實二書並行於世誠登壇受
鉞者不可廢也頃予祇奉上命出鎮北陲自念累世儒家於
行師御衆營壘戰陣之法素未之講大懼無以應變于倉卒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九

廼取公立所編正其訛補其缺治戎之暇輒用而閱之以考
古人用兵勝負之迹庶幾緩急不致於債事已而踰勾注出
雁門北過長城西抵黃河徧歷障隧周覽山川每遇老校退
卒訪以用兵方略雖其言人人殊退而考之於武之書往往
有合焉武真精於兵者與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則武
之書公立之傳非惟將帥不可廢而儒者亦不可不知也然
公立所編起呂尚迄劉詞其餘缺焉讀者病之予乃考五代
及宋元史又得王彥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辭摭其實事以
續公立所編本傳有缺者雜取它書以補之於是上下數千

年元戎大帥用兵之迹可以一覽而得矣或曰王者之兵以仁義爲本權謀非所尚也自漢及元稱善用兵者大率權謀有餘仁義不足豈可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伊尹旣臨之師說者謂出其不意也武王牧野之戰說者謂以上智爲間也是雖不尚權謀而權謀未嘗不寓於其間彼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而卒死於泝上者成安君之謬也權謀亦豈可少哉世之膺闔寄者本之於仁義附之以權謀平居則以保國而安邊有事則以禁暴而戢亂斯可謂仁義之兵而無媿伊呂之佐矣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凡十卷宋鄉貢進士魏天應編選南渡以降場屋得雋之文而筆峯林子長爲之箋釋以遺後學者也元取士以賦易論於是士大夫家藏此書者蓋少至國朝始復宋制以論試士而此書散逸多矣予友僉憲司事游君大昇董學於閩極力搜訪始盡得之正其譌補其缺然後此書復完爰命工刻之而屬予序諸首序曰論議之文尚矣禹臯之都俞吁咈見於經春秋卿大夫之辭命往來紀於史其論之權輿乎自漢以來賈生之論過秦班彪之論王命而論之名始見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十一

夏侯太初之論樂毅劉孝標之論絕交而論之文益盛唐宋以詞章取士論居其一焉唐人省試諸論蓋不多見其傳于今者惟蘓廷碩之夷齊四皓孰優韓退之之顏子不貳過而已若此書所載則皆南宋科舉之士所作者也予竊評之其才氣後逸若青冥空曠秋隼孤騫而迫之以風也其體製古雅若殷鑒在庭竹書出冢雖不識者亦知其爲寶也其文采綉麗又如遊洛陽名園而姚黃魏紫穠艷眩目也於戲奇哉其登薦書而甲俊造宜矣予少時從事舉子業先公嘗訓之曰近時場屋論體卑弱當以歐蘓諸論爲法乃可以脫凡近

而追古雅予因取歐蘓諸論熟讀之間倣其體擬作一二出
示同舍生莫不駭且笑之雖余亦不能自信蓋當是時科舉
之士未見此書故也今游君惓惓於此以嘉惠後學其用心
勤矣是書一出予知四方之士疾讀而力追之上下馳騁不
自踰於法度如工之有繩尺焉而塲屋之陋習爲之一變矣
凡世之學者本之經史以培其根參之賈班夏劉以暢其支
靡之蘓韓以博其趣旁求之歐蘓諸論以極其變而其法度
一本此書庶乎華實相副彬彬可觀豈直科舉之文哉

文肅公文集

卷九

瓊臺類彙序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臺丘先生出其生平所作詩文曰瓊臺類彙者屬予校閱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數月而後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嘆曰此名世之文也當爲刻之以傳于天下後世先生因屬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乃序之曰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且深則發於文者弘以博唐虞三代之世上君子未有以文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漢以來世始以文名然皆因其所見以爲文而

於道無聞焉故作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見於有道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後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似子豈非有得于道故耶先生生嶺海之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後天分過人沈酣六藝蒐獵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身宣之文而不苟焉自其少時科試之文已爲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詩歌論議長老見之皆驚嘆以爲有作者風弱寇魁鄉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旣而登進士第官翰林得盡讀

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其文益不可及先生之文有濂洛之
典刑而不失韓歐之架獲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于周
廟其滢然泓深若沅湘汨澧匯于洞庭其雄瑋縟麗若龍盾
鳥旛馳騁疆場之域珠槃玉敦周旋壇坫之上嗚呼盛哉非
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論者謂先生以豪傑之材蘊經濟之學
使究其用其可傳者不止此也惜夫其文不施於典誥其詩
不著於學章其學術不見於事業嗚呼元楊之文施於典誥
矣相如之詩著於樂章矣荆舒之學見於事業矣然行不副
言或播其醜于後視先生立言卓然可傳而不朽果孰得孰
失哉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
義補藏于秘閣世史正綱傳于學者皆別爲卷不在集中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爲美乃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壘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文肅公文集

卷九

五

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瓦鼠共弊于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于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字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咎錄事之詰未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詩書于裾以死自誓又泫然

淚落而不能自己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
因釐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
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
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于天性具于人心凡立于天地之
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
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
君子是也先生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
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吞嗟涕
淚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去

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先生豐邑西渠耆人字子長如邨其
姪也

唐律羣玉序

詩自風雅騷選之後莫盛於唐選唐詩者數十家惟周伯攷之三體楊伯謙之正音石溪周氏之類編新寧高氏之正聲盛行于時予嘗取四家所選而考之或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讀者不能無憾焉乃卽所選拔其尤可喜者得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二五言長律四十四七言律詩二百三五言絕句三十七言絕句一百一十四折爲十有六卷雨雪之朝風月之夕閒居處獨之時沉潛而玩之從容而諷之若游虞庭而聞戛擊之音若入周廟而觀琬琰之列若登玄圃而得蒲穀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七

之質也故命之曰唐律羣玉或曰孔子之刪詩子朱子之註騷劉坦之之註選皆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於風化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奏已蕩然無復騷選之遺者矣况於風雅之旨乎而予何取於此哉予以爲不然夫詩者人之性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奏雖與古異然其本于性情而有作則一而已讀者因其詞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則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于風化者豈異于風雅騷選哉遂書以冠其篇云

南豐縣志序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與志者其敘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傳而不泯况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錄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敘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徃徃泯沒不傳間有傳者久亦厭觀有繇然也弘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修志書上之會省將剛爲通志于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陀小丘獲錄而高大可以奠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齒者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六

曲爲粉飾而勛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索貨幣需酒食乃立爲傳鄙哉斯人跡昔之陳壽魏收尤下矣惟南豐令巴陵雷侯孟正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耆宿語之曰南豐名邑也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大朱光祿之厚德曾悟黃樞之忠義其宅名賢碩士未易縷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願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物產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爲虛美開卷一閱而一邑數千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旣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于縣屬

予敘之予謂侯真知所重矣它邑苟具文書者能不泚其
乎侯名願發身科目其來爲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
興學養士崇禮勵俗修文廟飭廨宇均徭賦一權量歲旱禱
雨輒應其可紀者甚多今之良有司也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九

新刊經籍考序

經籍有裨於世道大矣經以載道人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史以紀事有國有家者亦不可缺也至於子集其言雖有純
駁之不同亦皆經史之支餘流裔士大夫不可不知也古昔
英君誼辟建藏書之府設校書之官遣求書之使夫豈徒然
哉漢晉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錄者至晉已多散
亡矣唐志所錄者至宋亦多遺軼矣君子不能不深慨於此
鄙陽馬貴予氏宋丞相碧梧先生之子家多縑素學有淵源
常著文獻通考以補通典之未備其經籍考尤爲精詳予嘗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讀之竊謂賢於前史之藝文志蓋藝文志惟列其卷目而經
籍考則載其著述之由辨其純駁之異而先儒之論議附焉
開卷疾讀如登延閣游石渠而閱芸編細帙之富信乎爲羣
書之體要也通考卷帙重大人不易致經籍考自可孤行以
資博洽嘗以語一二士友俾登而刻之然莫有究心者江西
按察司僉事莆陽黃公仲昭奉勅來董學政予雅知其博學
而好古因以告之公曰是吾職也當圖成之乃於蒞政之暇
取國子監本校其訛補其缺繕寫成編且規措楮板之資付
南昌府同知張君汝舟俾刻之張君篤意斯文市名梓僦良

匠以成公嘉惠後學之志躬自督視鏤梓既完公以書屬予
序嗟夫讀書考古固格物致知之一端亦所以爲誠正修齊
治平之本也然典籍散在天下欲盡得而讀之雖王公大人
有不能致而况窮鄉陋巷之士哉有志于學古者得此書而
讀之則於古昔典籍雖不見其全書而亦可得其大旨矣是
經籍固有裨於世道而馬氏此書又有裨於經籍也得此書
者明牕棐几日閱數卷擷其英蕪其華瘳其膏馥反之於身
心發之於事業此公所望于學者也博識而已耳多聞而已
耳豈公所望哉

平蠻詩稿序

冬官郎中羊城何君宗易從大司空白公自荆襄振旅而歸
出其軍中所作五七言律絕長短歌行凡若干首題曰平蠻
詩稿屬予序之予讀之其敘師旅之盛則江漢常武之意也
其閔征戍之勤則出車扶社之旨也至于感寒暑之變遷道
室家之怨曠則又采薇東山之遺風也颯颯乎治世之音蓋
將軼漢唐追魏晉而上薄騷雅矣初荆襄羣寇袁克憑阻四
出剽劫以劉我民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將徂征而命白公綜
理戎政宗易以公辟居幕府凡奏疏之達于上檄牘之布于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下書簡啓劄之通于羣寮以至軍旅之籌畫芻蕘之轉輸與
凡叢冗之務一委之宗易宗易隨事應之略無留意而其餘
力又及於此非學博而才優者能爾哉及元克授首而鯨鯢
醜類亦皆雲散而鳥沒於是宗易乃得從公奏凱而還議者
謂荆襄之平雖公與大帥之功而宗易贊畫之勞居多且嘗
躬冒矢石督厲將士非徒恃文墨論議而已宜有旌寵公亦
亟言于朝請加顯擢而有司不察僅加一秩士論咸爲不平
而宗易澹如也昔裴晉公董師淮西韓退之實從焉張魏公
出師關陝劉子羽實在幕下然淮寇之平退之不聞進秩金

師之退子羽反以得罪則宗易之增秩視退之子羽不爲幸耶然雖增秩與否不足論也而宗易之勞不可從之無傳故予序其詩并及其謀畫之勞使異時紬金置石室之書者或有採焉

桂坡稿序

司封主事左君時翊彙次其所作歌行選律詞調箴銘贊賦書奏記序題跋碑銘表志之文爲十卷其爲佛老氏作者別爲方外稿一卷總題之曰桂坡稿屬予序之時翊故山東參政訥菴先生之子也自幼穎敏絕人七歲有能詩聲稍長博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以至百氏之說莫不啗其英咀其華而飲其實旣而侍訥菴宦游四方浮江踰淮抵京師東遊齊魯南走楚粵所至輒求其俊傑之士與之上下其議論而其所見喬岳長河摩霄漢而盪烟雲者有以發舒其精神繇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七

是其學益博其氣益克其文日新而未已予竊評之其詞氣雍容如藻率鞞鞞陟降明堂之上也其論辨雄偉如龍盾虎輶馳騁轅門之間也其體製古雅又如離磬崇鼎陳列于清廟之東西也是雖本於學問之功要之其資性有過人者而然也吾盱自宋號稱多士其以文章名世者如直講李公秦伯曾文定公子固與其弟文昭公子開雄詞健筆與歐蘇並驅而爭先數十年來諸老歿謝殆盡雖作者不乏然未有能攀三君子之逸駕者以時翊質之美學之博苟能服膺藹子所謂無迷其塗無絕其源者而不已焉則其文將駸駸乎上

薄古人異時起衰振陋以追踪三君子者非時翊而誰耶予
少時亦嘗有志于斯及官刑曹日閱訟牒弊弊焉不少暇慕
歸輒昏然欲睡豈復能雕琢文章以與作者並騁於翰墨之
場哉而時翊自登第以來所歷皆清選益得肆力學問其文
之日新也固宜先家宰與訥菴爲同年友予與時翊通家兄
弟也故序其文旣致歆慕之私又悼予學之無成云

黃氏流芳集序

廣昌之銀溪黃氏世居焉黃之者俊曰愈敬者富而樂施予景泰間嘗出粟千餘石儲之官以備凶年賑貸有司上其事景皇帝降璽書以獎之成化戊子歲荐饑又出米二百五十石以賑貧乏事聞朝廷命以章服秩承事郎其家世業儒名卿偉人作爲文章以道其美者彬彬焉愈敬嘗慨然曰璽書之藏吾家燁然日星之昭垂吾不敢褻也薦紳先生之詩若文鏘乎玉珮瓊琚之詞吾寶而弄之不敢失也是皆吾黃氏所托以揚芳聲于無窮者也然懼久而散軼無以昭示後裔

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廼錄所得大夫君子之作屬廉州太守雯峯饒先生定其可傳者萃爲一編冠以璽書而序記碑銘詩歌次之問訊之書簡又次之遂缺之梓以傳諸鄉邦以貽諸子若孫曰斯集不朽吾黃氏所藉以不朽乎故題曰黃氏流芳集雯峯旣爲之序愈敬又以書屬予序之凡黃氏家世之懿衣冠之盛雯峯序之詳矣予何言哉或謂君子率禮廸義修其在我者而已非蘄後世名也愈敬善積于躬惠洽于鄉而義聲達于朝矣胡爲汲汲後世名耶士之不朽者德與功耳言其次也愈敬顧欲因文字以傳不朽何耶予謂不然君子固不急於名然

名湮沒而無稱君子以爲耻故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夫德如咎高功如伊呂斯可以不朽然如咎如高如伊如呂代有幾人君子欲自見于後世者安得不假文字以傳耶魯兩生雖賢史軼其名世莫知其爲誰覃季子之學術連舜賓之行義世固有與之班者然賴河東六一之文人到于今稱之愈敬愴愴是集其自待重而爲圖遠矣遂書之以繼雲峯之說

同年燕集詩序

君子之燕樂非肆情觴豆而已所以講禮文敦交誼而盡歡洽之情也予同年登進士第者三百有五十人其官秋臺者蓋五十餘人自甲戌迄今十有五年之間或遷他官或以喪去職或不幸化爲異物五十餘人之中其在者十有一人而已成化戊子春正月上以元夕令節百官各予假十日員外郎展信周宗用語語凡同年官秋臺者曰吾曹終歲訊鞫不遑燕私今天子幸賜休暇盍相與爲會以罄一日之歡乎衆咸以爲然期以是月十八日合釀治具于宗用之家至期畢會

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會者永豐劉寬仁永新劉主敬古嶷謝永清豐城范彥聲南昌熊迪吉華亭王廷玉羊城韓阜民廬陵陳時莊會稽吳文謨暨予與宗用也是會也坐以齒爲序尚齒也酒以醉爲度極歡也獻酬進退必以禮遣禮者輒罰三巨觥崇禮也歌伐木之詩鼓南薰之調而金縷醑曲檀槽淫響不奏于樽俎之間樂而不失其正也其所謂講禮文敦交誼而盡歡洽之情者歟予在京師者八年公卿貴人酒食伎樂之燕未嘗赴雖寮友之會亦鮮與與焉而樂者莫茲會若也于是諸君子取蘓子卿贈李陵詩願言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之句爲韻各賦

詩一章以志之而屬予爲序予因循未暇爲又二月而予有
福建憲副之命念睽遠之有日而茲樂之不可再也廼序之
以歸宗用嗟乎予同年之友亦多矣其有各位稍崇而傲然
視同進若途人者亦有棄其顛危從而躋之者彼獨何心哉
而予十一人者獨相親厚如此是可以警薄俗矣乃各錄一
卷藏于家異時湖山千里之外覽斯文而頌諸君子之詩停
雲之思殆將悵然不自勝矣

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志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曰桂坊稿蓋爲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爲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爲然衢童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里婦肆口而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以有本而然耶先生以絕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氣克其學正自其少時爲科試之文已曼出流輩弱冠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讎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

其要而於所謂道者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
周邵程張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架獲其法度森嚴如龍虎
鳥蛇布列于行陣之間其意度閒雅如朱紘赤舄周旋于殿
陛之上其闕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高乎淼
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卽其文觀
之其深且粹矣乎予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菴馬石田皆有
志于修辭矣而于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峯皆有志于明道
矣而其文未能脫語錄之餘習求其華實相副如先生之文
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屬爲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
論者于末簡庶使讀先生之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賜閒詩序

襄府左長史會稽韓先生發身賢科累遷今職歷相憲王定
王有忠直聲先皇帝知其賢陞四品祿進階中順大夫年甫
六十卽求致仕定王獎慰不允居三年又請定王眷留如初
又二年先生年六十有五矣求歸益切定王知不可奪具以
其情聞皇帝特允所請乃得歸休于家或曰先生際盛特相
親藩職任雖隆政務甚簡足以躡神延年何必求歸歷相二
王有東平之賢無江都之驕先生所言無圓鑿方枘之患又
何遽求歸且七十致仕禮也六十有五而致仕無乃太蚤乎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先生謝曰年至而致仕先王之禮也有疾而解官我朝之制
也夫有疾則廢事廢事不去姑以年未至爲詞是貪祿而無
耻也吾豈忍捨吾賢藩哉顧恐陷于貪祿無耻耳吾觀古之
人有宜歸而不肯歸者蔡元長是也有欲歸而不得歸者范
忠宣是也不肯歸者有所溺故卒有嶺南之竄不得歸者有
所制亦不免南荒之行是雖忠邪不同其不免後艱一也今
吾去畏途而卽閒曠坐茂樹之繁陰酌石泉之流泚是聖皇
之賜也是得忠宣所不得者也吾老矣惟朝夕誨吾諸子圖
惟報稱而已它何知焉於是衆咸以先生之言爲然相率賦

詩以美之其子方伯公邦問萃爲一卷題曰賜開本先生之
語也間屬予序之予爲湖廣布政使時獲與先生接目其貌
耳其言已知其爲賢矣及觀其急流勇退益信其賢也乃序
之以冠諸作先生名弼字蓋臣宋丞相魏國忠獻王之十一
世孫也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和梅花百詠序

古今名流峻儒之詠梅者多矣而馮海粟之百詠尤爲世所傳誦蓋自國風標梅之篇已降未有盛焉者也予友天官主事左君時翊嘗讀書桂坡之草堂歲暮雪作啓牕四矚而堂梅盛開清香冷艷澁澹簡策吟思浩然因誦海粟之詩而和焉錄爲一帙及來京師出以示予俾序之予平生亦有梅癖自居輦轂下不見梅者六載矣忽得時翊之詩讀之恍然如行孤山而徘徊於暗香疎影之中也悠然如遊石湖而容與於文穆公之圃也又如醉臥羅浮而聽翠羽之刺嘈也詩之

文肅公文集

卷九

言

動人一至此哉持以較海粟所詠予不知其孰優孰劣也嗟夫梅一卉木耳然有君子之德焉其花素而不妖君子淡而不厭似之其香遠而益清君子闇而日章類焉吐華於冰雪之際歛實於暄妍之時君子之樂幽雅而遠芬華又有同焉者修潔之士愛之賞之又從而詠歌之蓋有以也時翊穎敏而好學清修而有文跡其所愛可以知其人矣昔海粟之百詠嘗爲趙文敏公所稱賞時翊之詩美矣第未遇文敏公顧使予得而讀之豈知言哉豈知言哉姑序之以俟當世之知

言如文敏公者

鼓山紀遊詩序

鼓山在福州治城東二十里其氣雄勢秀爲附郭諸山冠乎
與寮友約同遊者屢矣輒爲事所奪成化六年春二月辛未
監察御史清漳陳君彌旦將之京過福城廼相與遊焉是日
陳君肩輿先抵山下寺予從憲使永新劉君叔榮副使四明
錢君廷珍淮西潘君景澄僉事羊城康君文瑞泰和康君主
一淦川周君守謨視事罷乃行共飯寺中遂登山過圓通菴
歷半山亭約五里許乃至山上寺林樾蒼潤岩壑豁衍真佳
境也茶罷屏騶從遊寺左靈源洞洞有泉出石罅據石飲之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甘寒可愛又行數百步至天風海濤亭亭額紫陽朱夫子所
書也其遺刻在山巔欲往觀之以倦于躋攀不果徜徉久之
乃還抵寺出酒共飲寺僧亦汲泉瀹茗以飲客酒酣童子歌
雅詞數闕賓主歡甚陳君首賦律詩一章諸君子亦相繼有
作薄暮乃歸劉君謂清遊不可多得也命侍史錄諸作刻之
壁間而予爲之序遊之又明日盱江何喬新序

陸廷貴卓行詩序

姑蘓陸君廷貴少嗣父職爲武成後衛百夫長謙恭好學無將門子輕儇態其配陳氏名家媛有幽閑之德焉廷貴年四十有七無子陳每欲爲買妾廷貴輒峻拒之會廷貴以職務遠出陳遂私買侍兒置其室媵麗異甚及廷貴歸陳戒侍兒盛飭出拜廷貴驚焉以問陳對曰妾薄祐無子故買是婢抱衾裯侍巾櫛庶幾生君之子以延慶緒于無窮耳廷貴悵然曰天苟祐陸氏不斬其後汝將有子惡用是爲欲遣之陳執不可廷貴乃給曰是尚少姑俟他日因處之別室且屬陳以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三

女眎之未幾陳有孕明年遂生一子廷貴語陳曰吾有子矣當使是女有歸於是選良家子得太僕少卿張君之族子某治裝奩以嫁焉猶處子也其友陳君顯聞之嘆曰廷貴之行豈爲今世之所稀在古人猶以爲難也是不可使之無傳乃求當世能言之士賦詩以詠歌之彙成巨帙而因秋官主事錢君有本請予序其首簡予曰風俗之千古若久矣爲夫者妾媵盈室以肆其情爲婦者譟詠妬忌以顯其寵此在薦紳之家亦或有不免者况於生長將門者乎有如廷貴以未衰之年而能遠色以嫁其妾陳氏以嗣續之艱而能買妾以侍

其夫是皆卓焉寡儔者也熊羆兆祥克有良胤是蓋天之所
賜也嗚呼風俗之不久若久矣孰知乃有賢如廷貴夫婦者
耶昔荆國王文公未有子其夫人吳氏爲買一妾公見之遽
遣之今觀廷貴之行蓋庶幾於公而陳之事亦無媿夫人者
歟予少讀史覽文公夫人之事以爲曠千百年不可復見於
今乃有之然則廷貴夫婦之賢其可使之無傳歟而陳汲汲
於表章其友之善惟恐其無聞非所謂樂道人之善者邪是
皆可書也故爲之書

同年燕集詩後序

成化丙申冬湖南僉憲泰和蕭君彥祥偕其同年在藩臬者
七人奉表入賀聖壽其同年在翰苑者念睽邈之久而嘉朋
簪之合也相與爲釀而治具于修撰羅先生明仲之第邀彥
祥暨七人者而觴焉罇疊序陳醴馥芳潔歌風雅之古詞斥
箏箏之淫響主賓獻酌怡怡如也酒酣明仲賦律詩一首以
道意在席者屬而和之因以爲八人贈或道其遭際之盛或
美其車服之華或以爵位崇顯爲禱或以勛烈光大爲勉勤
厚之意溢于聲詩之表皆可傳者彥祥粹爲一卷持以示予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庚

且屬序之嗟夫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而偶同科第耳然自
唐以迄于今士君子之交游於其同年尤加厚焉何哉蓋其
進也同道其升也同時意氣相孚道誼相合固非燕游之好
者比其加厚也宜矣若翰苑諸君子於八人者旣之以燕好
申之以詞章脉昔人爲尤厚焉彼金谷有會矣然溺情伎樂
君子惡其侈桃李園有燕矣然沉酣麩蘖君子譏其狂是燕
也賓主相輝聲詩繼作歡娛之中不忘警飭之意是所謂樂
而不失其正者也豈金谷桃李園屑罇俎者可擬哉遂序

於末簡

瞻雲詩序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示予望雲詩一卷曰此朝之大夫君子爲吾鄉人蔣仲誠而賦也仲誠負奇而好遊嘗泛黃河浮汜渠陸走齊魯燕趙之郊抵京師而縱觀四方之勝以自壯然念其父志端母劓皆蚤世不及養常居蠹然痛之旅遊之際見白雲英英升自山谷彌布霄漢或濃或淡或散或合或蜿蜒如虬龍或翔翥如鸞鳳或奔驟如虎兕或旖旎如絳旌羽節之往來或崔嵬如金甌銅爵之矗峙變態不常可喜可愕輒悵然思親而不能已因求善繪者圖之時一展翫有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五

不勝其慨然者大夫君子賢之此詩之所由作也予幸爲序之予惟昔文惠公赴并州登太行回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于其下徘徊不能去仲誠之瞻雲非慕文惠之爲人耶雖然善學古人者當師其心而不可徒逐其迹夫子路之負米其所以爲孝者不在於負米也老萊子之戲綵其所以爲孝者不在於戲綵也望雲與歎固文惠公誠孝之發見然文惠公之所以爲孝者豈徒望雲而已哉其行已也方其臨民也仁其立朝大節偉如也此其所以爲孝歟不師其心而徒慕其迹則世之臨清溪望白雲者皆可以爲文惠公矣仰

誠勉之心文惠公之心毋徒托意于望雲而已公之勳業之
隆仲誠有未得爲者然其立身行己師之則是夫豈難哉苟
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矧文惠公平遂書之以冠諸羣什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友松詩序

廬陵有隱君子焉曰劉君世猷世家于邑之藤橋其先世嘗植松一株於所居之傍迨茲餘二百年高且百尺大幾十圍其柯盤錯若屈鐵其根磊砢若怪石其葉蒼鬱若垂天之雲君甚愛之曰徜徉其下曰吾友在是矣因以友松自命士或疑之曰友者人倫之一也生斯世爲斯士友斯人可也松植物耳能與之握手笑語耶能與子啣杯酒接慇懃之歡耶抑能與子相規以過相責以善耶子雖欲友之惡從而友之君笑曰吾豈不欲取諸人而友哉世降俗漓而友道廢絕久矣

文肅公文集

卷九

聖

臚于涓賣于寄相戕賊于耳餘吾求其可友者未得也取諸人而未得舍是松吾安友哉故吾於是松也朝夕對之如對益友焉觀其蒼髯黛色凜乎其不可狎也則思所以潛消吾暴慢之氣觀其霜枝雪幹挺乎其不可撓也則思所以益厲乎貞介之操觀其貫四時而不改越千歲而不衰也則思所以誠吾恒久之心仰焉而睇頰焉而思其有益於吾之進修多矣矜良吾友非特世俗之所謂友也士大夫聞而高之曰卓哉劉君之志乎於是相率賦詩以歌詠之凡若干首秋官主事陳君時莊君之甥也彙爲一編屬予序之予辭不獲命

乃述君之所以友松者其言蓋如此君名灝長沙定王發之
後也剛介不阿有類于松故命松爲友云

八肅公文集

卷九

望



不曰百幾于樹姑命松爲友云

春之祖以文林香其言蓋取此昏合蠟封也或王發之

鈔塘十景詩後序

新建萬君邦泰世家縣之鈔塘鈔塘距縣治百里許實據山水之勝其先有諱天瑞者繇明經舉爲閩令始構書屋以教其族人屢廢輒復今所謂萬坊書屋是也其山則南嶺峙其前鳳岡翼其左虎嶺踞其右而連峯接岫遠在前村與後里者若伏若鶩若蹠若踞不可殫狀又有官竈相傳爲古陶人埏埴之所其水則泓然而渟滄者爲蘓陂錦鱗頰尾游泳其中滄然而仰出者爲石井其泉甘冽有痼疾者飲之輒愈澄波演迤者爲蘓湖漁人牧豎跳嘯其傍是皆山水之勝處也

文肅公文集

卷九

聖

閩令君十一世孫仲實嘗摘其景物之尤勝者析爲八景曰萬坊書屋南嶺仙峯蘓陂錦鯉石井靈泉前村疊秀後里層巒蘓湖漁牧官竈烟霞一時名流韻士相與歌詠以傳焉至邦泰又謂八景固山水之勝者然鳳岡虎嶺近接耳目不可以遺迺益以鳳岡捧月虎嶺屯雲以表其勝間屬善繪者圖之又求能言之士賦焉彙爲巨帙大理少卿文江李公旣爲之序矣邦泰又屬予序其後予惟君子之心澹然無所好而獨不能忘情於山水者豈直爲景物役哉觀山益懋於仁觀水益懋於智無非進德之資也邦泰講業於其所謂書屋者

日孜孜焉以探性命道德之懿進德之本在是矣及其倦也
息焉游焉仰南嶺之峻極恍如卓爾之見徘徊眺望見山之
在前村後里者紆青縈翠應接不暇又若瞻前而忽後也顧
鳳岡之騫翥則思卷阿鳴陽之詩視虎嶺之雄峭則思大易
虎變之象玩錦鯉於蘓陂思所以成其文酌靈泉于石井思
所以濯其德聽漁歌牧唱于藥湖之上則樂萬物各得其所
徜徉官竈之間以觀烟霞舒卷晨夕萬變又有以見造物之
妙而加日新之功是皆所以爲進德之資也豈徒性情之適
而已哉嗟夫南山崔崔詠于風洛水泱泱歌于雅山水之播
諸聲詩尚矣顧予非卜商烏足以序作者之意哉姑道邦泰
之所以好者使覽者有考焉邦泰舉鄉貢進士今爲懷慶推

官云

梅莊八詠序

鄞之東南三十里有地曰梅莊或曰禹廟梅梁嘗飛沉于此
故以名或曰是地也梅花成林名之以其產今福建按察副
使錢君廷珍世家焉君嘗謂予曰梅莊之東有宅一區喬木
蔚然者吾祖之舊宅也莊之前有田數頃秋穀垂隴望之如
黃雲被野吾家之世業也龍山峙其北蒼崖翠巘若翔螭之
攫雲馬渚匯其南縈青漾綠若綉鞶之遶戶雙渠夾其旁石
梁跨之四望蒼然無際三市在其西民居鱗比炊烟滂若屯
雲又其南爲橫河春雨時至澄波萬頃瀉然如巨浸其西南
文肅公文集 卷九 望
爲小墅孤阜拔起夕陽晃之霞采爛如金芙蓉吾少讀書于
此倦則登山而遨臨流而釣以覽夫四時景物之變意甚樂
之因取其尤勝者析爲八景曰龍山拱秀馬渚環清二橋野
色三市人烟橫河春漲小墅晚霞南畝新禾東塘舊宅以表
其勝焉自五 又仕以來累夫事物之自外至者追念舊遊之
樂未嘗不思 于此也嘗屬善繪者圖之而求薦紳君子爲
之歌咏焉予其爲吾序之他日歸休于此展圖詠詩而讀予
之序瞻遠岫之歸雲其亦足樂也予歎曰士風之不古久矣
其處也則急於仕固不知山水之爲樂其出也則忘其歸視

舊遊若做屣然今君有章綬之榮而睠焉湖山之樂是豈常
情沉酣於富貴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君年未五十方將摠大
猷奮丕績以佐聖天子出治于明堂梅莊之樂予知其未能
遽有也異時功成謝事錦衣南歸如歐陽公之居潁上庶乎
有此樂矣予不佞將自附于趙康靖訪君東塘之上以周覽
八景之勝然後采溪毛烹海錯相與一醉焉亦庶幾潁上之
遺風也姑序之以俟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巽

花谿集後序

古之君子志于不朽者知立德立功之未易則銳意於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者無慮數百家然不數世輒漸盡泯滅而無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志于觚牘之間豈不欲傳于久遠哉然卒至于亡滅豈其學術之不純耶抑其材氣之有所局耶是皆可悲也幸而有賢子孫爲之收拾則雖不能傳于天下猶能傳于一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其二粹爲類編則遂以不朽矣而世之得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谿集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在勝國時以文肅公文集

卷九

聖

明經領鄉薦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益肆力于詩文薦紳先生多推許之入國朝以來三校文闈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以賢良薦徵之辭不起高皇帝知其老不强也年九十而卒平生所作詩文卷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舊隱而名之也先生卒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邊鄙而家集散逸多矣久之其玄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手錄以歸旣而清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乃請副使同邑陸公某編大成帙又得副使同郡吳公懷德校其譌舛嘗請大司寇蒲

陽彭惠安公序之近又請予序予竊評先生學術正材氣優
其發於詩文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
雄偉如元人而無其風沙籠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
蘓天爵者出而類選國朝之文於此集必加采錄焉先生之
不朽其在此也而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于其末簡

文肅公文集

卷九

四



蘇州府志

其發微精文琳本

則道原安公序文後文肅

重刊黃楊集序

錫山華先生彥清在勝國時以詩名于吳中所著黃楊集門人呂緯文鉸梓以傳歲久譌且缺其玄孫守方購得善本正其譌補其缺重刊于家然守方甚重斯集不輕以傳諸人雖子姓宗戚求摹印者亦靳不予守方之族弟烈繇進士擢建昌郡推以斯集傳之未廣慮久而湮滅乃捐俸重刊以廣其傳屬予序予惟詩之爲言可以觀風俗察政治有元一代俗漓政厯無足言者而其詩矯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麗則有可取者蓋自郝伯常姚公茂鳴于北方而馬伯庸薩天錫諸公繼作楊仲弘范得機倡于江南而虞伯生揭曼石諸公從而和之及其久也上自臺閣各公下至山林逸士外至徼塞部長往往以詩名家雖其間不能無龕豪之譏纖巧之病要之不失爲能言之士也先生之詩溫麗靜深視當時能言之士蓋相頡頏予嘗考元詩見於編選者如所謂皇元風雅元詩體要之類其採取博矣而先生之詩乃遺焉豈非所傳未廣而選者未之見歟此郡推君所以惓惓重刊以傳也斯集旣傳吾知世有選元詩者於先生之詩必有採取焉而元之風俗政治亦因可見矣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

而弗傳不仁也若郡推者非所謂明且仁者耶先生諱幼武
其別號栖碧蓋取太白詩中語也

元符其詩文遺稿一帙蓋為其子所藏以次其
誅哀輓之辭因其別號通謂之一卷集刻而傳之安
為之序予辭謝不取當本集元安事相與效其
予弟海年中其父叔之情求序於予予遂之未果

文集

卷九



之不失為能育之士也先生之詩溫厚醇深觀其詩能
之士蓋相類顧予嘗考元符見於編選者如所遺元
元符體要之類其採取傳者而先生之詩乃遺焉豈非所
未廣而遺者未之見歟此類推君所以憐惓重州以傳
其恨饒耐鬱蓋取太白詩中語也予弟海年中其父叔
而弗傳不仁也若郡推者非所謂明且仁者耶先生諱幼武

一峯集序

一峯羅先生應魁既歿其所與游雯峯先生饒公秉鑑之弟秉元得其詩文遺稿一帙釐爲十有二卷附以大夫君子祭誄哀輓之辭因其別號通謂之一峯集刻而傳之雯峯屬予爲之序予辭謝不敢當未幾秉元雯峯相繼歿雯峯之子廷贊因予弟喬年申其父叔之請求序益堅予諾之未果爲也旣而一峯之叔師張授徒予家謂予曰子與一峯最相知何靳一言不序其集使天下後世知其爲人予謝曰微子之言吾豈敢忘之顧予言不足爲一峯重廼取饒氏所刻讀之盡

文肅公文集

卷九

五

卷作而言曰一峯之文善矣是理學之所融會也誠心之所昭敷也忠肝義氣之所發見也其垂世傳後必矣歐陽子哭石守道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予序觀其論著本於理學故其文珠瑩玉潔而無駁雜嬉笑之辭發於誠心故其文斥邪翌正而無駕虛肆誕之說出于忠義故其文凜然如秋霜烈日非萎弱乏骨氣者比讀其文者自能知其人奚待予序而後傳也一峯諱倫應魁其字也世爲永豐儒家宋季有諱開禮者爲武岡教授舉兵應文信公兵敗執節死一峯其裔也自少力學非五經四書濂洛關閩之說不講而非聖之

書未嘗一接其目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而致力於司馬公
所謂不妄語者友朋有不善引古誼以繩之其人至面頸發
赤不顧及以進士對策大廷敷陳聖學之本吏治之弊民生
之困反復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憲宗皇帝嘉之擢魁天
下以爲翰林院修撰未數月以言事忤旨出爲福建市舶提
舉尋召還復職改南京翰林院僅閱歲以疾求歸四方來學
者恒數百人嗚呼一峯所學純以誠所存所行剛且大其文
之不易及也宜哉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皆別爲卷
不在集中

